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七

己卯（公元1639年）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鑊來饋。下午，設宴解脫林東堂，下藉以松毛，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。仍侑以杯緞。大肴八□品，羅列甚遙，不能辨其孰為異味也。抵暮乃散。復以卓席饋許生。

初二日 入其所棲林南淨室，相迎設座如前。

既別，仍還解脫林。

昨陪宴許君來，以白鑊易所侑綠縹紗去。

下午，又命大把事來，求作所輯《雲過空淡墨》序。

初三日 余以敘稿送進，復令大把事來謝。

所饋酒果，有白葡萄、龍眼、荔枝諸貴品，酥餅油線、諸奇點。

初四日 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《雲過淡墨》繳納木公。

木公即令大把事傳示，求為較政。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，而訛字極多，既舛落無序，而重疊顛倒者亦甚。余略為標正，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，庶無錯出之病。晚乃以其書繳入。

初五日 復令大把事來致謝。言明日有祭丁之舉，不得留此盤桓，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。求再停數日，煩將《淡墨》分門標類，如余前所言。余從之。以書入謝，且求往忠甸，觀所鑄三丈六銅像。既午，木公去，以書答余，言忠甸皆古宗路，多盜，不可行。蓋大把事從中沮之，恐覘其境也。是日，傳致油酥麵餅，甚巨而多，一日不能盡一枚也。

初六日 余留解脫林校書。木公雖去，猶時遣人饋酒果。有生雞大如鵝，通體皆油，色黃而體圓，蓋肥之極也。

余愛之，命顧僕醃為臘雞。

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。其山乃雪山之南，□和後山之北，連擁與東界翠屏、象眠諸山，夾白沙為黃峰後塢者也。

寺當山半，東向，以翠屏為案，乃麗江之首刹，即玉龍寺之在雪山者，不及也。寺門廡階級皆極整，而中殿不宏，佛像亦不高巨，然崇飾莊嚴，壁宇清潔，皆他處所無。正殿之後，層台高拱，上建法雲閣，八角層甍，極其宏麗，內置萬曆時所賜藏經焉。

閣前有兩廡，余寓南廡中。

兩廡之外，南有圓殿，以茅為頂，而中實磚盤。佛像乃白石刻成者，甚古而精緻。中止一像，而無旁列，甚得清淨之意。

其前即齋堂香積也。北亦有圓閣一座，而上啟層窗，閣前有樓三楹，雕窗文櫺，俱飾以金碧，乃木公燕憩之處，扃而不開。其前即設宴之所也。其淨室在寺右上坡，門亦東向，有堂三重，皆不其宏敞，四面環垣僅及肩，然喬松連幄，頗饒煙霞之氣。聞由而上，有拱壽台、獅子崖，以迫於校讎，俱不及登。

初六、初七日 連校類分標，分其門為八。以大把事候久，余心不安，乃連宵篝燈，丙夜始寢。

是晚既畢，仍作書付大把事，言校核已完，聞有古岡之勝，不識導使一遊否？古岡者，一名瘋儼，在郡東北□餘日程，其山有數河中透，內貯四池，池水各占一色，皆澄澈異常，自生光彩。

池上有三峰中峙，獨凝雪瑩白，此間雪山所不及也。木公屢欲一至其地，諸大把事言不可至，力尼之，數年乃得至，圖其形以歸，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。北與法雲閣相對，余按圖知之。且詢之主僧純一，言其處真修者甚多，各住一洞，能絕粒休糧，其為首者有神異，手能握石成粉，足能頓坡成窪，年甚少而前知。

木公未至時，皆先與諸土人言，有貴人至，土人愈信而敬之。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。

初八日 味爽，大把事齋冊書馳去，余遲遲起。飯而天雨霏霏。

純一饋以古磁杯、薄銅鼎，並芽茶為烹滌之具。

備馬，別而下山。稍北，遂折而東下，甚峻，二里，至其麓，路北有澗，自雪山東南下，隨之，東半里，有木橋。渡澗西北逾山為忠甸道；余從橋南東行，半里，轉而東，是為崖腳院，倚山東向。其處居廬連絡，中多板屋茅房。有瓦室者，皆頭目之居，屋角俱標小旗二面，風吹翩翩，搖漾於夭桃素李之間。宿雨含紅，朝煙帶綠，獨騎穿林，風雨淒然，反成其勝。

院東南有窪地在村廡間，中涸無水，尚有亭台堤柳之形，乃舊之海子，環為園亭者，今成廢壑矣。又南二里，有枯澗嵌地甚深，乃雪山東南之溪，南注中海者。今引其水東行塢脊，無涓滴下流澗中，僅石樑跨其上。度梁之東，即南隨引水行，四里，望□和村落在西，甚盛。

其南為中海，望之東南行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，白沙道也。

南四里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，小石樑南跨之。

又東五里，東瞻象眠山已近。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，至是乃東南行田間，二里，抵山下。水從坎下穴中西出，穴小而不一，遂溢為大溪，折而南去。二里，析為二道，一沿象眠而南，一由塢中倒峽，過小石橋，又析為二，夾路東西行。

五里，至黃峰山北，所引之水，一道分流山後而去，一道東隨黃峰而南。始知黃峰之脈，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，至此結為小峰，當塢之口，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，西界山中自中海西南，環繞而北，接□和後山。南復橫開東西大塢，南龍大脊，自西而東，列案於前，其上烏龍峰，獨聳文筆於西南，木家院南峰，回峙雄關於巽位。

眾大之中，以小者為主，所以黃峰為木氏開千代之緒也。從黃峰左腋南上西轉，又一里，出其南，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，象鼻之水環其前，黃峰擁其後。聞其內樓閣極盛，多僭制，故不於此見客云。

先是未及黃峰三里，有把事持書，挈一人荷酒獻酢，衝雨而至，以余尚未離解脫也。

與之同過府治前，度玉河橋，又東半里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。讀木公書，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，並索余書，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。先是，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，余謂：「至人惟一石齋。其字畫為館閣第一，文章為國朝第一，人品為海宇第一，其學問直接周、孔，為古今第一。然其人不見，亦不易求。」因問：「可以親炙者，如陳、董之後，尚有人乎？」余謂：「人品甚難。陳、董芳躅，後來亦未見其繼，即有之，豈羅致所及？然遠則萬里莫儔，而近則三生自遇。有吳方生者，余同鄉人，今以戍僑寓省中。其人天子不能殺，死生不能動，有文有武，學行俱備，此亦不可失者。」木公慮不能要致，余許以書為介，故有是請，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。使者以復東返。

前繳冊大把事至，以木公命致謝，且言古岡亦艱於行，萬萬毋以不費蹈不測。蓋亦其托辭也。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，傷頭目數人，至今未復，瘋儼、古宗皆與其北境相接，中途多恐，外鐵橋亦為焚斷。是日雨陣時作，從樓北眺雪山，隱現不定，南窺川甸，桃柳繽紛，為之引滿。

是方極畏出豆。每□二年逢寅，出豆一番，互相牽染，死者相繼。然多避而免者。故每遇寅年，未出之人，多避之深山窮谷，不令人知。都鄙間一有染豆者，即徙之九和，絕其往來，道路為斷，其禁甚嚴。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，然五六□歲，猶惴惴奔避。木公長子之襲郡職者，與第三子俱未出，以舊歲戊寅，尚各避山中，越歲未歸，惟第二、第四者，俱出過。公令第四者啟來候，求肆文木家院焉。

初九日 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，酬校書之役也。

再以書求修《雞山志》，並懇明日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，然後出關。院有山茶甚巨，以此當折柳也。余許之。

是日仍未霽，復憩通事樓。

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。自元旦至元宵後二日，數舉方止。每一處祭後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。每輪一番，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，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。

其地田畝，三年種禾一番。本年種禾，次年即種豆菜之類，第三年則停而不種。又次年，乃復種禾。

其地土人皆為麼些。

國初漢人之戍此者，今皆從其俗矣。蓋國初亦為軍民府，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。止分官、民二姓，官姓木，民姓和，無他姓者。其北即為古宗。古宗之北，即為吐蕃。其習俗各異云。古宗北境，雨少而止有雪，絕無雷聲。其人南來者，至麗郡乃聞雷，以為異。

麗郡北，忠甸之路有北岩，高闊皆三丈，崖石白色而東向。當初日東升，人穿彩服至其下，則滿崖浮彩騰躍，煥然奪目，而紅色尤為鮮麗，若鏡之流光，霞之幻影。日高則不復然矣。

初日 晨餐後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。

通事具騎，而大把事忽去，久待不至，乃行。東向半里，街轉南北，北去乃象眠山南垂，通安州治所托，南去乃大道。半里，去東橋，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。三里，有柳兩三株，在路右墜間，是為土人送行之地。

其北有塢，東北辟甚遙。

蓋雪山之支，東垂南下者兩重，初為翠屏、象眠，與解脫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；再為吳烈東山，與翠屏、象眠再夾而成此塢，其北入與白沙等。其北度脊處，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。東山之外，則江流南轉矣。脊南即此塢，中有溪自東山出，灌溉田疇更廣。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，即香羅之道也。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。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，沿南山而東轉，隨東圓岡之下，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。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。東圓岡者，為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。蓋有大脊自西來，穹為木家院後高峰大脊，從此南趨鶴慶。其東下者為邱塘關，其東北下者，環轉而為此岡，直逼東山之麓，東三水為一，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，自七和、馮密而達鶴慶。岡首迴環向郡，南山之溪經其下，鞏橋度之，曰三生橋。橋北有二坊，兩三家為守者。自柳塘至此，又五里矣。其北皆良疇，而南則登坡焉。一里，升坡之巔，平行其上。右俯其坡內抱，下辟平塢，直北接郡治，眺其坡，斜削東下，與東山夾溪南流。坡間每有村廬，就窪傍坎，桃花柳色，翬映高下。三里，稍下就窪，有水成痕，自西而東下於溪。又南逾一坡，度板橋而南，則木家院在是矣。

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，而又屢令人來，示其款接之禮也。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，余不之省。比余至，而大把事已先至矣，迎入門。其門南向甚敞，前有大石獅，四面牆垣之外，俱巨木參霄。甫入，四君出迎，入門兩重，廳事亦敞。從其右又入內廳，乃拜座進茶。即揖入西側門，搭松棚於西廡之前，下藉以松毛，以示重禮也。大把事設二卓，坐定，即獻紙筆，袖中出一小封，曰：「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，雖事筆硯，而此中無名師，未窺中原文脈，求為賜教一篇，使知所法程，以為終身佩服。」

余頷之。拆其封，乃木公求余作文，並為其子斧正。書後寫一題曰：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余與四君，即就座拈毫，二把事退候階下。下午，文各就。余閱其作，頗清亮。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為批閱。余將為舉筆，二把事曰：「餒久矣，請少遲之。後有茶花，為南中之冠，請往一觀而就席。」

蓋其主命指示也，余乃從之。由其右轉過一廳，左有巨樓，樓前茶樹，盤蔭數畝，高與樓齊。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，四旁萎蕤，下覆甚密，不能中窺。其花尚未全舒，止數朵，高綴叢葉中，雖大而不能近觀。且花少葉盛，未見燦爛之妙，若待月終，便成火樹霞林，借此間地寒，花較遲也。

把事言，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，屈指六餘。

余初疑為數百年物，而豈知氣機發旺，其妙如此。

已還松棚，則設席已就。四君獻款，復有紅氈、麗鎖之惠。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，每獻酒則趨而上焉。

四君年二餘，修皙清俊，不似邊陲之產，而語言清辨可聽，威儀動盪，悉不失其節。為余言北崖紅映之異。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，四君言：「此道雖險而實近，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，死穢之氣相聞，而路亦絕行人，不若從鶴慶便。」肴味中有柔豬、鼈牛舌，俱為余言之，縷縷可聽。

因為余言：「其地多鼈牛，尾大而有力，亦能負重，北地山中人，無田可耕，惟納鼈牛銀為稅。」蓋鶴慶以北多鼈牛，順寧以南多象，南北各有一異獸，惟中隔大理一郡，西抵永昌、騰越，其西漸狹，中皆人民，而異獸各不一產。騰越之西，則有紅毛野人，是亦人中之耗、象也。抵暮乃散。二把事領余文去，以四君文畀余，曰：「燈下乞細為削抹，明晨欲早呈主人也。」余頷之。

四君送余出大門，亦馳還郡治，仍以騎令通事送余。東南二里，宿村氓家。余挑燈評文，就臥其西廡。

一日 味爽，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，就院中取飯至，已近午矣。覓負擔者，久之得一人，遂南行。二里，抵南山下。循山東南一里，下越一坑底，仍東南上二里，出邱塘關。關內數家居之，有把事迎余獻茶。其關橫屋三楹，南向踞嶺上，第南下頗削，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。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夾，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，關門東脊臨江之嘴，豎塔於上。為麗東南第二重鎖鑰。隔江之東山，至是亦雄奮而起，若與西大峰共為犄角者。關人指其東麓，即金沙江南下，轉而東南，趨浪滄、順州之間者。

此地有路，半日逾此嶺，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。

出關，辭通事以騎返，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。

其道皆純石嵯峨，踐隙攀峰而下，二里，乃抵其麓。遂西南陟橋，橋西有坡，南向隨之。半里，復下坡，西有塢南開，而中無水。又半里，橫陟之，由西坡上半里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。一里餘，路左復起石山，與西山對夾，路行其中。

二里，逾脊南下，脊右有石崖下嵌，而東半石峰，尤為巖巖。南一里，東峰始降，復隨西坡盤而西南。二里，其支復東突，再南逾之。下半里，還顧東突峰南，有崖嵌空成門，返步探之，雖有兩門，而洞俱不深。

又循西山而南，一里餘，三四家倚西山下，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，峽中始環疊為田。村之前，已引水為渠，循山而南，抵七和矣。

隨渠盤西山東突之嘴，又三里而抵七和。七和者，麗郡之外郭也，聚落倚西山頗盛。其下塢中，水田夾江，木公之次子居此，其宅亦東向。由其前又南半里，為稅局，收稅者居之。又南漸下一里，復過一村，乃西南上坡。一里，陟坡頂，其上甚平。由其上平行而南，二里，有數家居坡脊，是為七和嘴，則麗江南盡之鄙也，故設嘴焉。

嘴南又半里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，為三岔黃泥岡。

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，由此互而東南，橫路隨其脊斜去，脊西遂下陷成峽，黑龍潭當其下焉。大道由峽東直南，鶴慶、麗江之界，隨此坡脊而分。故脊西下陷處，自西盤而南至馮密，其下已屬鶴慶；脊東盤互處南下馮密東，其內猶屬麗江，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。於是西瞰峽內，松蒼遙連，路依東脊南向漸下，六里而至馮密。

日才過午，覓宿店，漫投一樓上，乃陳生某家也，向曾於悉禮相晤者。擔人卸擔去，余炊飯其家，欲往青玄洞。陳生止余曰：「明日登程，可即從此往。今日晚，可一探東山之麓乎？」遂同東陟塢墜。蓋此塢即自黑龍潭南下，至此東向而出者，塢北則黃泥岡之坡，直垂而逼東山之麓，江亦東遜若逗而出於門者，故塢東之界，直以此門而分。由塢東行一里，即與漾共江遇。

溯之東北半里，有木橋橫江上。

從橋東度，木凡四接。循東岸溯之而北，半里，登東隴，其上復盤隴成畦，辟田甚廣。又北一裡，直對黃泥之嘴，東界尖峰最

聳，是為筆架峰，正西與馮密後堆谷峰相對焉。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，時將議遷，故來相度。余勸其勿遷，惟來脈處引水開渠，橫截其後，若引從墓右，環流於前，是即旋轉之法。陳生是之。仍從木橋度江，共三里，還寓。陳生取酒獻酌。余囑其覓遠行擔夫，陳言明日可得，不必囑也。

□二日 陳為余覓夫，皆下種翻田，不便遠去，已領銀，復來辭。既飯，展轉久之，得一人曰趙貴，遂行。余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，酬陳生之賁酒。從其居之西涉一澗，既截塢而西北，一里餘，登西坡，已逼堆谷峰下。坡上引水為渠南注，架木而度，即南循東下之脊而上，半里，得平岡。由岡上西行半里，直逼西山下，有廟臨岡而峙。廟南東下腋底，有廟祀龍王，南臨一池，甚廣而澄澈，乃香米龍潭也。廟南西上層崖，有洞東向辟門，其上回崖突兀，即青玄洞也。二廟俱不入，西躡山直上，半里，抵崖下，則洞門有垂石中懸，門辟為二，左大而右小。有僧倚中垂之石，結廬其外，又環石於左門之下，以為外門。由環石竇間入，登左門，其門大開，西向直入，置佛座當其中。

佛座前稍左，其頂上透，引天光一縷下墜，高蓋數丈也。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，中旁達而南，即豁為右門，門稍東南向，下懸石壁，可眺而不可行也。蓋佛座之前，懸石外屏，既覺迴環，而旁達兩門，上通一竅，更為明徹，此其前勝也。佛座以後，有巨碑中立，刻詩於上。由此而內，便須秉炬。乃令擔人秉炬前，見內洞亦分兩門，則右大而左小。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，既登一崖，其上夾而成隙。披隙入，轉而南向，有穴下墜甚深。先投炬燭其底，以為阱也，乃撐隙支空而下，三丈，至其底；稍南見有光遙透，以為通別竇矣；再前諦視，光自東入，始悟即右門所入之大竇也。復轉而西入，內有小門漸下，乃伏而窮之。數丈，愈隘不能進，乃倒退而出。循右崖之壁，從其西南，復得一門。初亦小，其內稍開，數丈後，亦愈隘而漸伏，亦不能進，復倒退而出，即前之有光遙透處也。向明東蹈，左右審顧，石雖婉蜒而崖無別竅。遂至大碑後錄其詩，並出前洞，以梯懸垂石內後崖，亦錄其詩。僧滄茶就，引滿而出下洞前，則有桃當門，猶未全放也。是洞前後分岐窈窕，前之罨映透漏，後之層疊嶮岬，擅斯二美，而外有回崖上擁，碧浸下涵，亦勝絕之地。

既下，至平岡，余欲北探黑龍潭，擔者言：「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，不然，亦須從馮密後溯流入。此山之麓，無通道可行。蓋此中有二龍潭，北峽為黑龍潭，此下為香米龍潭，皆有洞自西山出，前匯為潭，其勝如一軌，不煩兩探。」

余然之，遂南向趨香米。其潭大數畝，淵然澄碧。蓋即平岡之脊，東向南環，與西山挾潭於中，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。

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，山崖忽迸，水從中溢於潭，乃橫石度崖口。崖前巨石支門，水分濛濛石之隙，橫石亦分度之。其石高下不一，東瞰澄波，西懸倒壁，洞流漱其下，崖樹絡其上，幽趣繁人，不暇他顧。

已乃披隙入洞，洞中巨石斜騫，分流堰派，曲折交旋，一洞而水錯落，上如懸幕，下若分蓮，蹈其瓣中，方疑片隔，仰其頂上，又覺玄同。入數丈，後壁猶有餘光，而水自下穴出，無容捫入矣。

出洞，依西山南行二里，有數家倚山而居。由其前又南一里，轉而西行一里，又逼西山之麓。復南行二里，則西山中斷，兩崖對夾如門，上下逼湊，其中亦有路。緣之上，蓋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，川內平疇，鶴慶獨下透而北，兩界高山，麗江俱前踞西南，以兩山之後，猶麼些之俗耳。自此而南，東西界後亦俱僿僿，屬鶴慶土官高千戶矣。

又南二里，一溪自西山下出，余溯而窮之。稍轉北半里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，皆溢自石下，無大竅也。乃逾出水石上，由水之西，循山南行。半里，有洞連裂三門，倚崖東向，洞深丈餘，高亦如之，三門各峙，中不相通，而石色殷紅，前則桃花點綴，頗有霞痕錦幅之意，但其洞不中透，為可惜耳。崖右，其支峰自上東向，環臂而下，腋中衝砂墜礫，北轉而傾於崖前。腋底亦有一洞，南登環臂之脊，始回眺見之，似亦不深，乃舍之。南逾臂脊，東南下半里，有村廬數家，倚西山之嘴，是為四莊。其南腋中，有龍潭一圍，大百餘畝，直逼西山，西山石崖，插潭而下。路盤崖上凌其南，又一里，循潭東岸南繞之，泄水之堰，在其東南，懸坑下墜，即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。其西北腋崖回轉，石腳倒插，復東起一崖，突潭中如拇指，結檻其上，不知中祀何神，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，亦不知水穴之大小。然其境水石濛濛，峰崖倒突，而水尤晶瑩晃漾，更勝香米之景，惜已從潭東一里，抵泄水之堰，不便從西崖逾險而上矣。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，有石山一支，自西山東向突川中，其西南轉腋處，有古廟當其間，前多巨石嶙峋，如芙蓉簇萼，其色青殷，而質廉利，不似北來之石，色赭而質厲也。入叩無人，就無而飯。既乃循東突之峰東行半里，轉而南盤其嘴。其嘴東臨平川，後聳石峰，嘴下石骨稜稜，如側刀列鏢，水流一線，穿於其間，汨汨南行，心異之。仰眺其後聳石峰，萬萼雲叢，千葩蜃結，以為必有靈境。擔者曰：「近構一寺，曰鶴鳴，不識有人棲否。」余乃令擔僕前行，獨返而躡其上，披綃蹈瓣半里，陟峰頭而庵在焉。其門東北向，中有堂三楹，供西方大士，左有稜祀文昌，俱不大，而飾望未完。有一道者棲其間。蓋二年前，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，而道者適至，募建此庵，故鄉人感而名之，道者留余遲一宿，余以擔僕已前，力辭之，不待其炊茶而別。

其庵之南，村廬倚西山下者甚盛。三里餘，又有危峰自西山東突，與鶴鳴之峰南北如雙臂前舒，但鶴鳴嶙峋而繚繞，此峰聳拔而拱立為異耳。是峰名石寨，前有村名石寨村。有一龍泉自峰下出，匯水為潭，小於四莊，東乃環堤為堰，水從堰東注壑去，即東出於大板橋者也。半里，越堤之南，復循西山南行，其地漸莽，無田墾，村廬之北，想無水源故也。

八里，始有溪東注，路東轉而南渡之，於是東望為演武場北村，西望為西龍潭大村，蓋此水即西龍潭所分注者也。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，匯水頗大，東北流者為此水，中為城北大路口水，東南引者為城中之水，其利為一郡之冠云。又南二里，出大路。正當大路所向之處，其東有竹叢村廬，即來時所遵道也。從大路南四里餘，而抵鶴慶北關，托宿於關外，乃入北門，是為舊城。南半裡，轉而西，為御前守禦所在焉。摩尼山復吾師之子張生家，北向而居，入叩之，往去摩尼未返也。又轉南，再入城門，是為新城。始知鶴慶城二重，南新北舊，南拓寬闊而北束。入新城，即從府治東南向行，半里，東轉郡學前，南向有大街，市舍頗盛。已乃仍出兩北門，入寓而餐始熟，遂噉而臥。

鶴慶西倚大山，為南龍老脊，東向大山，為石寶高峰，石寶山高穹獨聳，中夾平川，自七和南下。但七和之南，又有三岔黃泥岡，自西而橫逼東山。故其川以馮密南新屯為甸頭，直下而南，共五里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東屬於石寶山。

漾共江貫於中川，南抵象眠，分注眾竅，合於山腹，南泄為一派，合楓木之水，東南入金沙江。

兩旁東有五泉，出石寶之下；西有黑龍、西龍諸潭，出西大山下。故川中田禾豐美，甲於諸郡。

□三日 早飯，平明抵北門。從門外循舊城而西，一里，轉而南。半里，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。隨之又西半里，又循城南轉半里，過西門，乃折而西向行。度一橋，西三里，乃躡坡，二里，逾坡西稍下。其坡自西山東下，至此伏而再起，其南北俱有峰舒臂前抱，土人稱為旗鼓山，而坡上塚累累，蓋即郡城之來脈也。土人言：「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，國初謂其有王氣，以大師挖斷其後脈，即今之伏處也。」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，果挖之，適成其勝耳，宜郡城之日盛也。

由伏處即上躡坡行，一里，至坡脊，南北俱墜坑成峽。又一里，南度西峽之上，從南坡躡峽西登，二里稍平。再緣南坡折而上，一里，復隨峽西入，一里，抵西嶺下，轉而北向躡峽中。

其峽乃墜水枯澗，巨石磊磊，而疊磴因之，中無滴瀝，東西兩崖，壁夾駢湊，石骨稜稜，密翳蒙蔽，路緣其中，白日為冷。

二里餘，有巨石突澗道中，若鵠首之浮空，又若蹲獅之當戶。由其右崖橫陟其上，遂循左崖上，其峻束愈甚。二里始平，西行峽中。一里稍上，北崖峭壁聳起，如奮翅劈霄，而南崖亦斬削相逼，中湊如門，平行其中，仰天一線，余以為此南度之大脊也。透其西，峰環壑轉，分為二岐：一由脊門西下，循北山而西北；一由脊門直出，循南山而西南。奠定所適。得牧者，遙呼而問之，知西北乃樵道也，遂從其西南行。半里，有峰中懸壑中，兩三茅舍當其上，亦峭守者之居也。從其南平行峽中，西望尖峰聳立，高出眾頂，余疑路將出其西北。及西二里，稍下窪中，半里，抵尖峰東麓，其處窪而無水，西北、西南之峽，似俱中墜，始悟脊門西來平壑，至此皆中窪，而非外泄之峽矣。從窪西南上，遂披尖峰東南峽而登，密樹蒙茸，高峰倒影。二里，循峰西轉，遂逾其東度之

脊。西半里，盤尖峰之南，西北半里，又逾其南度之脊。北脊高於東度者，然大脊所經，又似從東度者南轉，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。逾脊，遂北向而下，一里，已出尖峰之西，至此蓋三面挾尖峰而行矣。乃西向隨峽下墜，一里，峽始開。一里，轉而西南，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，三里，抵盤壑中。其處東、北、西三面皆崇峰，西北、東南二面皆墜峽，惟西南一脊如堵垣。平陟其上，共二里，逾前岡，有廢舍踞岡頭，是為汝南哨。其東南塢中，有村倚東山，乃土官所居，土人又名為虞蠟播箕。

由哨南下，行塢中一里餘，遂南入峽。東西皆土峰逼夾，其下頗峻。二里出峽，乃飯。復見東南有墜壑，乃盤西峰之南，復西陟其塢。一里餘，復陟其西峰而南盤之，遂西向循坡下，北峰南墜，路從深樹疊石間下，甚峻。四里，轉峽度脊，其下稍平。西南半里，有茅棚賣漿岡頭，乃沽買以潤枯腸。又西南半里，下至壑底，有水自南峽來，竟壑中，北透峽去，是為清水江。始知壑西之山，反自大脊南度而北，其水猶濫觴細流，不足名溪，而乃以江名耶？其下流北出，當西轉南下，而合於劍川之上流，然則劍川之源，不第始於七和也。清水江東岸，有數家居壑中，上有公館，為中道。

涉水西，從西坡南向上，迤邐循西山而南，三里餘，乃折而西南上，甚峻。一里，又折而西，半里，西逾嶺脊，即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，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。越脊西下峽中，二里，峽始豁而下愈峻，又一里餘，始就夷平地。

行圍壑間，又一里餘，乃循南峰之西而南盤之。一里，出其口，始見其西群峰下伏，有峽下嵌甚深，南去稍辟，而東南峽中，似有水光掩映者，則劍川湖也；西南層峰高峙，雪色彌蓋者，則老君山也。南盤二里，又見所盤之崖，其西石峰倒湧，突兀嵯峨，駢錯趾下，其下深壑中，始見居廬環倚，似有樓閣瞻依之狀，不辨其為公館、為廟宇也。

從其上南向，依東崖下，二里，西度峽脊，已出居廬之南，遂循西峰南下，一里，則東峽已南向，直趨劍湖矣。於是南望湖光杳渺，當東山之麓，湖北帶壑連青，環畦甚富，意州治已在其間，而隨峽無路。路反從峰頭透迤西去，一里稍下，又轉西峰而盤其南。又一里，於是南面豁然，其前無障，俯見南湖北塢，而州治倚西山，當其交接處，去此尚遙。路盤坡西行，一里餘，乃從坡西峽中南下。

又一里，抵山麓，乃循崖西轉。

半里，則村居倚山臨塢，環堵甚盛，是為山塢塘。問距州尚□里，而擔者倦於行。遂止。

□四日 味爽，飯於山塢塘，平明乃行。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。二里餘，有一小山南突平川，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。復西南行平疇中，雨霏霏至。二里，有大溪自北而南，平流淺沙，湯湯聲注湖中，然湖自下山塢，已不可見矣。

隨溪南行，又半里，大石樑西跨之，其溪流蓋北自甸頭來。

按志，州西北七□里山頂，有山頂泉，廣可半畝，為劍川之源。

此山不知何名，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，實此川發源之所，則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。

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，亦合併之，其盤曲至此，亦不下七□里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。從橋北望，乃知水依西山南下，其東則山塢塘北之山盤夾之，山塢塘之東，山南墜而為川，又東，則東山乃南下而屏其東，與西界金華山為對。是山塢塘者，實川之北盡處，其東南辟而為川以瀦湖，其西北夾而為峽以出水者也。過橋，風雨大至。隨溪南行半里，避於坊下，久之稍止，乃西南復行塢間。一里餘，有一小流西來，乃溯之西一里，抵劍川州。

州治無城，入其東街，抵州前，乃北行，稅放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。乃買魚於市。見街北有祠，入謁之。乃祠死節段公者。

段名高選，州人，萬曆末，以進士為重慶巴縣令，闔家死奢酋之難，故奉詔立祠。今其長子暄蔭錦衣在都。祠中有一生授蒙童。植盆中花頗盛，山茶小僅尺許，而花大如碗。

出祠，東還寓，以魚畀顧僕，令守行囊，而余同主人之子，令擔者挈飯一包，為金華之游。

出西郊，天色大霽，先眺川中形勢。蓋東界即大脊南下分為湖東之山者，是為東山。西界則金華山最高，北與崖場諸山，南與羅尤後嶺，頡頏西峙，是為西山。其北則山塢後嶺，自東山北轉，西互而掉其尾。其南則印鶴山，自東山南下，西顧而回其嶺。中圍平川，東西闊□里，南北長三□裡，而湖匯其半。湖源自西北來，向西南破峽去，而湖獨衍於東南。

此川中之概也。

其地在鶴慶之西，而稍偏於南；在麗江之南，而稍偏於西；在蘭州之東，而稍偏於北；在浪穹之北，而稍偏於西。此四境之准也。州脈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，由州治西行一里餘，及其麓。有二寺，並列而東向，俱不宏敞。寺後有亭有軒，在層崖盤磴之上，水泉飛灑，竹影桃花，翬映有致，為鄉紳楊君之館。由其北躡崖西上，有關帝廟，亦東向，而其處漸高，東俯一川甸，色湖光，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，甚為明媚。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，北循坡而下，為桃花塢；南分岐而上，為萬松庵；而直西大道，則西逾嶺而抵莽歌嶺者也。

乃隨楊君導，遂從北坡下，數百步而桃花千樹，深紅淺暈，倏入錦繡叢中，穿其中，復西上大道，橫過其南，其上即萬松庵，其下為段氏墓，皆東向。段墓中懸塢中，萬松高踞嶺上，並桃花塢，其初皆為土官家山，墓為段氏所葬，而桃花、萬松，猶其家者。萬松昔為庵，聞今亦營為馬鬣，門扃英由入。遂仍從關廟側，約一里下山。山之北，有峽甚深，自後山環夾而出，澗流嵌其下，是為崖場。

兩崖駢立，其口甚逼，自外遙望，不知山之中斷也。余欲溯其流入，以急於金華，遂循山南行。

一里餘，有岡如堵牆，自西山而東互州南，乃引水之岡也。逾岡又南一里餘，有道宮倚西山下，亦東向。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，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。

宮中焚修者，非黃冠，乃瞿曇也。引余游館中，觀茶花，呼何公子出晤，而何不在，留余少憩。余急於登山，乃出。

從宮右折而西上坡，一里，有神廟當石坡上，為土主之宮。其廟東向而前有閣，閣後兩古柏夾立，虯藤夭矯，連絡上下，流泉突石，錯落左右，亦幽闌名區也。

與何公子遇，欲拉余返館，且曰：「家大人亦祈一見。」蓋其父好延異人，故其子欲邀余相晤。

余約以下山來叩。遂從廟右西上，於是崇攀仰陟，遵垂坡以登，三里，轉突崖之上。

其崖突兀坡右，下臨深峽，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。從此上眺，雙崖駢門，高倚峰頭，其內環立罨翠，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。益鼓勇直上，路曲折懸陡，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崖。其上有小石塔，循崖西入，兩崖中辟，上插雲霄，而下甚平。有佛宇三楹當其中，楹左右恰支兩崖，而峽從其前下墜，路由左崖入，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。佛宇之後，有池一方，引小水從後峽滴入，池上有飛岩嵌右崖間，一僧藉岩而棲。當兩崖夾立之底，停午不見日色，惟有空翠冷雲，綢繆牖戶而已。由崖底坡坳而登內塢，有三清閣；由崖右歷棧而躡前崖，有玉虛亭，咫尺有幽曠之異。余乃先其曠者，遂躡棧盤右崖之前。棧高懸數丈，上下皆絕壁，端聳雲外，腳插峽底，棧架空而橫倚之。

東度前崖，乃盤南崖，西轉北上而凌其端，即峽門右崖之絕頂也。東向高懸，三面峭削，凌空無倚。前俯平川，煙波村樹，歷歷如畫幅倒鋪。後眺內峽，環碧中回，如蓉城蕊闕，互相掩映，窈窕莫測。峰頭止容一閣，奉玉宸於上。

余憑攬久之，四顧無路，將由前道下棧，忽有一僧至，曰：「此間有小徑，可入內峽，不必下行。」余隨之，從閣左危崖之端，挨空翻側，踐崖紋一線，盤之西入，下瞰即飛棧之上也，半里而抵內峽之中。峽中危峰內簇，瓣分蒂縮，中空如蓮房。有圓峰獨穹於後，當峽中峙，兩旁俱有峰攢合，界為兩峽，合於中峰前。旁峰外綴連岡，自後脊臂抱而前，合成崖門，對距止成線峽。峽外圍中簇，此亦洞天之絕勝矣。岡上小峰，共有五頂，土人謂上按五行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。

此亦過求之論，即不藉五行，亦豈輪三島哉？中峰前結閣，奉三清，前有古柏一株頗巨，當兩峽中合之上。余欲上躡中峰，見閣後路甚仄，陟左峽而上，有路前蹈峽門左崖之頂，乃陟峽而北躡之。東出西轉，有塔峙坡間，路至此絕。余猶攀嶠踐削，久之不

得路，而楊氏之子與擔夫俱在下遙呼，乃返。

從內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，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，就巖穴僧棲，敲火沸泉，以所攜飯投而共啖之。

乃與僧同出峽門，循左崖東行。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，石裂而成峽，下臨絕壑，中嵌巖崖，其內直逼山後莽歌，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，無敢入者。余欲南向懸崖下，僧曰：「既無路而有虎，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。且外阻危崖，內無火炬，即不遇虎，亦不能入。」

楊氏子謂：「急下山，猶可覓羅尤溫泉，此不測區，必不能從也。」乃隨之東北下山。一里，路分兩歧：一循山北下，為入州便道；一直東墜坡下，即來時道。僧乃別從北去，余仍東下。一里，路左有一巨石，當坡東向而峙，下瞰土主廟後，石高三丈，東面平削，鑿三大天王像於上，中像更大，上齊石頂，下踏崖腳，手托一塔，左右二像少殺之，是為天王石。

又下一里，至土主廟南，乃逾澗南上坡，循西山之東，逾坡度塢，南向而行。村之倚坡臨川者，籬舍屈曲，竹樹扶疏，綴以夭桃素李，光景甚異，三里餘而得一巨村，則金華之峰，至是南盡。又下為盤嶺，回互南去，蘭州之道，由是而西逾之，從楊村而達焉。

由村南東盤東突之嘴，共里餘，南轉而得羅尤邑，亦百家之聚也。

其處有溫泉，在村窪中出，每冬月則沸流如注，人爭浴之，而春至則涸或污池焉。水止而不流，亦不熱矣。有二池，一在路旁，一在環堵之內，今觀之，與行潦無異。

土人言，其水與蘭州溫泉彼此互出，溢於此則彼涸，溢於彼則此涸。大意東出者在秋冬，西出者在春夏，其中間隔重巒絕筍，相距八里，而往來有時，更代不爽，此又一異也。

村中有流泉自西峽出，人爭引以灌，與溫泉不相涉。其上有石龍寺，以晚不及探，遂由大道北返。四里，北越一橋，橋北有居廬，為水寨村。從村北折而西，望金華山石門之峽，高懸雙闕，如天門竇峙。又二里，北抵州治，入南街，又里餘而返寓。

□五日 余欲啟行，聞楊君喬梓言莽歌嶺為一州勝處，乃復為一日停。命擔者裹飯從游，先從崖場入。崖場者，在金華北峰之下，有洞破重壁而東出，剖層峰為二，其內皆雲春水碓，極幽寂之致。莽歌正道，當從南崖上；余意披峽而西，由峽底覓道上，更可兼盡，遂溯流入。始緣澗北，不得入。仍渡澗南西入，南崖之上，即昨桃花迷塢處，而此當其下嵌。矯首兩崖逼霄，但謂澗底流泉，別有天地，不復知峰頭春色，更占人間也。曲折三里，只容一溪宛轉，亂春互答。既而峰回峽轉，前嶺西互，夾澗北來，中壑稍開，環崖愈嵌，路亦轉北，而回眺西南嶺頭，當是莽歌所在，不應北入。適有樵者至，執而問之，曰：「此澗西北從後山來。莽歌之道，當從西互之嶺，南向躡其脊，可得正道。」余從之。

遂緣西互嶺西南躡之，雖無路徑，方位已不出吾目中。一里餘，遂南躡其北突之脊，東來之路，亦逾此轉南矣，遂從之。

此峰自金華山北向橫突，從此下墜，前盡於崖場峽口，後盡於所逾之脊。

其西又有山一支，亦自南北向橫突金華山之後，而為北下之峽。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，分支並馳，中夾成筍，石崖盤錯，即所謂莽歌嶺也。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二里，又漸下者半里，而抵筍中，其筍南來，東崖即金華北嶺之後，西崖是為莽歌，皆純石危互，駢峽相對，而路當其下。先有一崖，北向橫障筍中，下嵌成屋，懸覆二丈餘，而東北一石下垂，如象鼻柱地，路南向無隙。從象鼻卷中，傍東崖上透，遂歷覆崖之上，望東西兩崖，俱有石皮壁覆雲，而西崖尤為突兀，上露兩亭，因西向躡危登之。

其亭皆東向，倚崖綴壁，浮嵌嵌仄，而南列者較大，位佛像於中。左壁有泉自石罅出，下涵小池而不溢。

北亭就嵌崖通路，掀虛而過，得片石冒亭其上，三面懸削，其路遂絕。此反北凌筍口，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，憑眺久之，聞木魚聲甚亮，而崖回石障，不知其處。復東下筍底，溯細統北入，則西崖轉嘴削骨，霞崩嶂壓，其勢彌異。半里，矯首上眺，或下嵌上突，或中剝旁裂，或層堆，或直劈，各極騫騰。

有書其上為「天作高山」者，其字甚大，而懸穹亦甚高，或云以篾籬藤索，從峰頂倒掛而書者。西崖有白衣大士，東崖有胡僧達摩，皆摩空黏壁而成，非似人跡所到也。更南半里，有玉皇閣當筍中。由此攀西崖，捱石磴，有僧嵌一閣於崖隙。

其閣亦東向。

其崖上下陡絕，中嵌橫紋，而閣倚之。挨橫紋而北，又覆一亭，中供巨佛，倚壁而立，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。其北橫紋迸絕矣。前聞鯨聲遙遞，即引閣僧。其師為南都人，茹淡辟幽，棲此有年，昨以禪誦赴崖場，而守廬者乃其徒也，留余待之。余愛其幽險，為憇閣中作記者半日。

僧為具餐。下午而師不至。余問僧：「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？」僧言：「金華尚在東南，隔大脊一重，筍中無路上。東向直躡東崖，乃南趨逾頂而東下之。

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。

但峭削之極，直列如屏，其上為難。」余時已神往，即仍下玉皇閣，遂東向攀嶺上。時有遊人在玉皇閣者，交呼：「此處險極難階！」余不顧，愈上愈峻。二里，有路緣峰腰自南而北，擔者欲從北去，余強之南。半里，此路乃東通後嶺，非東南逾頂者，乃復東向躡峻。擔者屢後，呼之不至，余不復待，竭蹶上躡，一里餘而東逾其脊。從脊上俯視，見州治在川東北矣，乃即從脊南趨。半里，又東南躡峻上，一里，始凌金華山頂。於是北眺麗江，西眺蘭州，東眺鶴慶，南眺大理，雖嵌重峰之下，不能辨其城郭人民；而西之老君，北之大脊，東之大脊分支處，南之印鶴橫環處，雪痕雲派，無不歷歷獻形，正如天際真人，下辨九州，俱如一黍也。復從頂脊南行，脊上已有路，直前一里，漸西轉向老君，余知乃楊莊道，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，得一線垂筍下，遂從之。下里餘，路窮筍密，傾崖倒坎，欹仄蒙翳，下嵌莫測，乃攀枝橫跌，跌一重複更一枝，幸枝稠筍密，不知倒空之險。如是一里，如蹈碧海，茫無涯際。既而審視，忽見一塔下湧，雖隔懸重筍，而方隅在目，知去石門，不在弱水外矣。益用攀墜之法。又一里，有線徑伏筍間，隨之亟行。半里，得中窪之峽，又半里，出三清閣之後，即昨來審視而難從者。於是下峽門，過昨所飯處，皆闕無一人。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，此直康衢，非險道矣。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，五里而返寓，則擔夫猶未歸也。

□六 平明，炊飯而行，遵南街出，七里至羅尤邑。

余以為將濟湖而行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，竟不見波光渚影。

途中屢陟岡越澗，皆自西向東，而岡澗俱不巨，皆有村廬。八里，一聚落頗盛。

以其南又一里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，有岐西南入，乃石寶山道也，從此始與大道別。

南瞻印鶴山，尖聳而當湖之南，為一川之南屏。其脈自湖東南下伏，而西度復聳，故榆城大道，過海門橋繞湖南而東，由其東伏處南逾而出觀音山；湖流所注，由海門橋繞山北而西，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。石寶山又在印鶴西南，東隔此溪南下，又西隔駝強江北流，故其路始從此溪北峽入，又從駝強江東峽渡，然後及石寶之麓焉。由岐路循西坡南下，一里，度一峽，從峽南上，轉而西行，二里餘，已遙望石寶山尖穹西大峰之南矣。

於是復西南下一里，涉澗，乃南向升層岡，峽中曲折三里，始南逾其脊。南下二里，有水自西南峽來，至此折而東去，是為駝強江，有大石樑南跨之，橋南環陸連阡。南陟之，半里，有村廬倚南坡下，頗盛，是為駝強村。從村南復隨筍南上，一里餘，登嶺脊。從脊上西望，老君山雪色崢嶸，在重峰夾澗之西，始知石寶之脈，猶從金華南下，而盡於駝強北轉之處；若老君之脈，則南從橫嶺而盡於黑會、瀾滄之交矣。平行脊上一里餘，稍南下，度峽坳，半里，東望海門橋之溪，已破峽嵌底而南，有路隨筍直下而就之，此沙溪道也；有岐南上盤西峰之南，此石寶道。乃南上盤峰，一里餘，凌峰之南，遂西轉而飯。

從嶺頭西向行二里，稍下而逾脊西，隨之南轉西向，一里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，始平望石寶之尖，與西峰並峙，而白塔高懸其間。

南一里，遂墜壑直下，一里，抵崖麓，則駝強江自南而北，奔流石峽中，而兩崖東西夾峙，巉石飛騫，古木盤聳，懸藤密筍，蒙蔽山谷，只覺綠雲上幕，而仰不見天日，玉龍下馳，而旁不露津涯。蓋西即石寶之麓，東乃北繞之峰，駢夾止容一水，而下嵌上逼，極幽異之勢。循東崖南行三里，夾壁稍開，有石樑西度，立樑上四眺，尚不見寺托何處。梁南兩崖，溯水而上，已無纖徑，而橋東有路，南逾東峰，則沙溪之道也。度橋西半里，西壁稍開，中墜一坑，甚峻，有巨閣當其口，已傾圮不蔽風雨，而坑中亦無入路，惟仰見其上，盤崖層疊，雲回幃擁，如芙蓉□二樓，令人目眩心駭。路循坑右盤崖磴曲折上，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。

門殿三四層，俱東向，荒落不整，僧道亦寂寥；然石階殿址，固自雄也。

余停行李於後殿之右，一老僧棲其後，初不延納，余不顧，即從殿北盤左腋，窮北岩二重，復下，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岩一重，再下，則老僧已炊黃粱相待。時已下午，復從右腋上玉皇閣，窮塔頂，既暮始下。蓋後殿正嵌崖腳，其層互之崖，重重上盤，而路各從兩旁腋間，分道橫披而入，其前既懸削，不能直上，而上亦中斷，不能交通，故殿後第一層分嵌三竅，北竅二重，路從北腋轉，南竅一重，路從南腋轉，俱回臨殿上，而中間不通。其上又環為第二層，殿後仰瞻不見也。路又從玉皇閣北轉，即憑臨第一層之上，從突崖北陟，躡北支西上三里餘，凌後峰之頂。

頂頗平，西半里，有白塔當坪間，又中窪為土塘者二而無水。窪之南，皆石坡外突，平度如塘堰，而石面有紋如龍鱗，有小窪嵌其上，皆淺而有水。其頂即西並大峰，其峰橫列上聳，西擁如屏，欲躡其上，路絕日暮而止。

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，並不竭石池，余所睹頗不一，亦少就雕刻，不辨孰為天成也。

□七日 由石寶飯而下山。二里，度橋東上，即轉東南，二里，東逾其脊，乃轉而南行。漸下，轉而西南，三里，又轉而東，一里，循山南轉。二里，過一南度之脊，里餘，越嶺而南，始望見沙溪之塢，辟於東麓。

所陟之峰，與東界大山相持而南，中夾大塢，而劍川湖之流，合駝強江出峽貫於川中，所謂沙溪也。

其塢東西闊五六里，南北不下五□里，所出米谷甚盛。

劍川州皆來取足焉。從嶺南行又二里，峰頭石忽湧起，如獅如象，高者成崖，卑者為級，穿門蹈躡，覺其有異，而不知其即鍾山也。

去而後知之，欲再返觀，已無及矣。

又一里，遂東南下，三里及其麓。

從田塍間東南行，二里，得一大村，曰沙腿。遇一僧，即石寶山之主僧也，欲留余還觀鍾山，且言：「從此西四□里，過蕨食坪，即通楊村、蘭州，由蘭州出五鹽井，逕從雲龍州抵永昌，甚便。」余將從之，以浪穹何巢阿未晤，且欲一觀大理，更聞此地東去即觀音山，為鶴慶、大理通道，若捨此而西，即多未了之願。

乃別僧東南行塍間，三里至四屯，村廬甚盛，沙溪之水流其東，有木梁東西駕其上，甚長。度橋，又東南望峽坡而趨，二里，由峽躡坡東向上者五里，得一坡頂，踞而飯。又東一里餘，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划塹，其南有崖北向，一洞亦北向辟門，艱於墜峽，惟隔崖眺望，不及攀也。

又東里餘，抵東脊之下，有潤自北來，小水流其中，南注西墜峽間。大路涉潤而東逾脊，已乃知其為三營道，如欲趨觀音山，當溯潤而北入塢。余乃復返潤西，北向溯之入，行夾中，徑甚微，兩旁石樹漸合。二里出夾，乃東北躡坡而上，坡間萬松森列，馬纓花映日燒林，而不聞人聲。

五里，轉而東，又上五里，始躡其脊。脊南北俱峰，中反窪而成坳，穿坳一里，始東北向而下。望見東界，遙山屏列，上干雲漢，而其下支撐隴盤，猶不見下辟之塢也。

墜峽而下二里，又見東麓海子一圍，水光如黛，浮映山谷，然其徑蕪塞，第望之東下。又二里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，隨之東北降，又五里餘，始及山麓。麓之東，平壑內環，小山外繞，自西大山北麓分支，迴環東抱，又轉而西，夾於南麓，四週如城，中辟如規，北半衍為平疇，南半瀦為海子。

海子之水，反西南逼大山之麓，破峽墜去，其中蓋另一天也。

當壑之中，有居廬駢集，是為羅木哨。其北岡峰，如負辰獨擁於後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，是為李氏之居。

地靈人傑，信有征哉。

東行塍間二里，過羅木哨村。又東一里餘，有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過之。又東半里，抵東岡下，循之而北，半里，乃東向逾坳而上，又半里乃下，及其東麓，數家瀕東溪而居。其溪自三岔路潤峽發源，經觀音山過此，而西南繞出洞鼻，合浪穹海子及鳳羽悶江，而同入普陀崕，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。其時將暮，擔者欲止，問村人不得，乃誤從村南度小橋，由溪東大道北行。

二里，得觀音鋪村，已日暮矣，遂宿。

□八日 味爽促飯，而擔夫逃矣。久之，店人厚索余貲為送浪穹。

遂南行二里，過一石橋，循東山之麓而南，七里，至牛街子。循山南去，為三營大道；由岐西南，過熱水塘，行塢中，為浪穹間道。蓋此地已為浪穹、鶴慶犬牙錯壤矣。於是西南從支坡下，一裡，過熱水塘，有居廬繞之。余南行塍間，其塢擴然大開。

西南八里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。

越溪又南，東眺三營，居廬甚盛，倚東山之麓，其峰更崇；西望溪流，逼西山之麓，其疇更沃；過此中橫之溪，已全為浪穹境矣。

又南□里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。由其西，有木橋南北跨之，橋左右俱有村廬。南度之，行溪之西三里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。又度橋而行溪之東三里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，路東南陟隴而行。四里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，有石樑南跨之，而梁已中圮，陟之頗危。

梁之南，居廬亦盛，有關帝廟東南向，是為大屯。屯之西，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，其東南又有一山，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，若持衡之針，東西交對，而中不接。大溪之水北揭出洞鼻之東垂，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，若梭之穿其隙者。兩山既分懸塢中，塢亦若界而為二。

於是又西南行塍間，三里，轉而西，三里，過一小石樑，其西則平湖浩然，北接海子，南映山光，而西浮雉堞，有堤界其中，直西而達於城。乃遵堤西行，極似明聖蘇堤，雖無六橋花柳，而四山環翠，中阜弄珠，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。

湖中魚舫泛泛，茸草新蒲，點瓊飛翠，有不盡蒼茫、無邊激灑之急，湖名「茈碧」，有以也。西二里，湖中有阜中懸，百家居其上。南有一突石，高六尺，大三丈，其形如龜。

北有一回岡，高四尺，長□餘丈，東突而昂其首，則蛇石也。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間，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，而龜之口向東南，蛇之口向東北，皆張吻吐沸，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。

龜之上建玄武閣，以九穴環其下，今名九炁台。

余循龜之南，見其腴中沸水，其上唇覆出，為人擊缺，其水熱不可以濯。有僧見余遠至，遂留飯，且及夫僕焉。其北蛇岡之下，亦新建一庵，余以入城急，不暇遍歷。

由台西復行堤間，一里，度一平橋，又二里，入浪穹東門。一里，抵西山之下，乃南轉入護明寺，憩行李於方丈。

寺東向，其殿已久敞，僧方修飾之。寺之南為文昌閣，又南為文廟，皆東向，而溫泉即洋溢於其北。既憩行李，時甫過午，入叩何公巢阿，一見即把臂入林，欣然恨晚，遂留酌及更，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。

□九日 何君復具餐于家，攜行李入文廟西廡，乃其甥劉君匏石讀書處也。上午，何君具舟東關外，拉余同諸郎四人登舟。

舟小僅容四人，兩舟受八人，遂泛湖而北。舟不用楫，以竹篙刺水而已。渡湖東北三里，湖心見漁舍兩三家，有斷埂垂楊環之，何君將就其處，結樓綴亭，縮納湖山之勝，命余豫題聯額，余唯唯即答應。眺覽久之，仍泛舟西北，二里，遂由湖而入海子。南湖北海，形如葫蘆，而中束如葫蘆之頸焉。湖大而淺，海小而深，湖名苾碧，海名洱源。東為出洞鼻，西為剗頭村，北為龍王廟，三面山環成窩，而海子中溢，南出而為湖。

海子中央，底深數丈，水色澄瑩，有琉璃光，穴從水底噴起，如貫珠聯璧，結為柱幃，上躍水面者尺許，從旁遙觀水中之影，千花方蕊，噴成珠樹，粒粒分明，絲絲不亂，所謂「靈海耀珠」也。

《山海經》謂洱源出麗谷山，即此。

楊太史有《泛湖窮洱源》遺碑沒山間，何君近購得之，將為立亭以志其勝焉。

從海子西南涯登陸，西行田間，入一庵，即護明寺之下院也。何君之戚，已具餐庵中，為之醉飽。下午，仍下舟泛湖，西南二里，再入小港，何君為姻家拉去，兩幼郎留侍，令兩長君同余還，晚餐而宿文廟西廡。

二□日 何君未歸，兩長君清晨候飯，乃攜盒抱琴，竟堤而東，再為九炁台之游。擬浴於池，而浴池無覆室，是日以街子，浴者雜沓，乃已。遂由新庵掬蛇口溫泉，憩弄久之，仍至九炁台，撫琴命酌。何長君不特文章擅藻，而絲竹俱精。就龜口泉淪雞卵為餐，味勝於湯煮者。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觴，下午乃返。西風甚急，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，以風韻弦，其聲泠泠，山水之調，更出自然也。

二□一日 何君歸，飯余於前樓，以其集示余，中有為余詠者。余亦作二詩以酬之。

二□二日 何君特設宴宴余。余以小疾欲暫臥，懇辭不獲，強起赴酌。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跡、楊升庵手卷示余。

二□三日 何長君聯騎同為佛光寨之游。

佛光寨者，浪穹東山之最高險處。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，一穹而為三營後山，再穹而為佛光寨，三穹而為靈應山，其勢皆崇雄如屏，連障天半，遙望雖支隴，其中實多崩崖疊壁，不易攀躋，故佛光寨夙稱天險。

國初既平滇西，有普顏篤者，復據此以叛，久征不下，數年而後克之。今以其地建靈光寺。從寺後而上，有一女關最險，言一女當關，莫之能越也。

顏篤據寨，以諸女子分守峰頭，遙望山下，無所不見。

從關而上，即通後山之道，北出七坪，南下北牙者也。余聞其勝，故與長君先及之。仍從九炁台，共□里，過大屯石樑。其梁已折而重建，橫木橋以度。遂從東北行五里，轉而東，從徑路又三裡，直抵東山下，乃沿山東北上，又二里而及靈光寺。寺門東向，下臨遙川，其前坡雖峻而石不多，惟寺前一石，高突如屋。前樓後殿，兩廡為炊臥之所，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，今且就圯矣。余至，先有三客在，皆呂姓，一少而麻衣者，為呂揮使子，其二長者，即其叔也。具餐相餉，為余言一女關之勝，欲即登之，諸君謂日晚不及。迨下午，諸呂別去，何長君亦往三營戚家，余獨留寺中，為明晨遍歷之計。

二□四日 晨起索飯，即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。

二里餘，有岐：北盤入峽者，向寨址道也；歷級直上而南越峰頭者，向一女關道也。余從其上者，一里餘，凌坡之脊，隨之南轉，俯瞰脊東盤夾中，有遺址圍牆，即普顏篤之舊寨也，反在其下矣。南一里，峰頭始有石累累。從其下東轉，南突危崖，北臨寨底，線徑橫腰。（以下缺。二□五日至月終俱缺。）